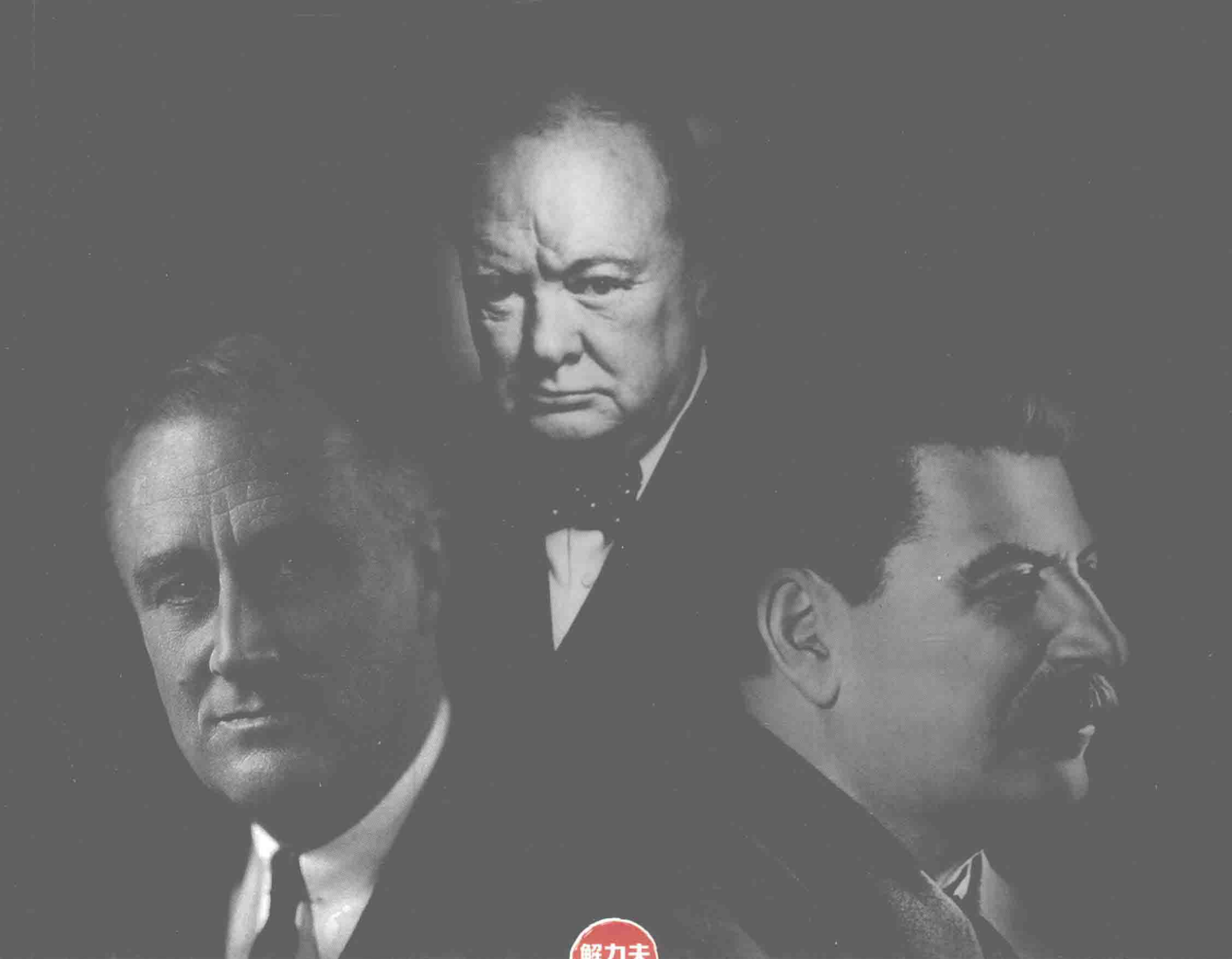




解力夫
-著-

二次大战三巨头

丘吉尔 罗斯福 斯大林

(下卷)

霸气解读二战风云人物 真切领悟巨头超凡智慧

汕头大学出版社

CHURCHILL ROOSEVELT

二次大战三巨头

丘吉尔 罗斯福 斯大林

霸气解读二战风云人物 真切领悟巨头超凡智慧

解力夫
—著—

(下卷)

汕头大学出版社

第二十章 探访苏京

总统特使访苏联，苏美关系大改观；

合作抗敌结盟友，二战史上绘新篇。

希特勒背信弃义地向苏联发动进攻，在西方世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一些短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幸灾乐祸，他们狂叫：“让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厮杀吧！我们可以坐山观虎斗。”但是，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却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希特勒进攻苏联，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带来了根本性的转折，只有紧密地和苏联联合，才能取得这次战争的彻底胜利。丘吉尔和罗斯福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德苏战争不久，英国首相丘吉尔就向全世界庄严宣布：英王陛下政府已决定给予俄国和俄国人民以一切可能的援助。他说：“在过去 25 年中，没有谁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面对着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这种情景，这一切都已黯然失色了。”提到希特勒时，他使用他具有特征的措词说：

“这个嗜血成性的街头流浪汉，非得把他的机械化部队开进新的屠杀、掠夺和蹂躏的战场不可。俄国农民、工人和士兵，虽然那么穷，他还是一定要从他们那里偷走每天吃的面包，一定要吞没他们的收成，一定要抢走他们犁田机用的石油，这就要造成人类史上无与伦比的大饥荒。如果他胜利了——他还没有得到——那就要给俄国人民带来大屠杀和毁灭；即使如此，这也只不过是一个垫脚石，踩过它，然后就企图把住在中国的 4 亿或 5 亿人以及住在印度的 3.5 亿人，投入人类堕落的无底洞，而在那上面飘扬着恶魔般的卐字标志。在这里，在这夏天的晚上，说另外还有亿万人民的生命和幸福，正受着野蛮的纳粹暴力的威胁，这绝不是言过其实的。”

在丘吉尔的这次演说之后，人们敦促罗斯福加快步伐仿效。关于总统应该向美国人民讲些什么，有各种各样的建议向白宫送来。其中最明智的则是由赫伯特·贝阿德·斯沃普交给霍普金斯的一份简要的备忘录。备忘录指出：

“现在我们看出，纳粹的和约是个多么冷酷无情的悲剧。现在我们还看到突然降临到 15 个国家的命运，它们信赖纳粹的许诺，却一个接一个被毁灭。”

“我们并不赞成共产主义，但我们反对希特勒所代表的一切。他和他的邪恶的纳粹分子，是对一个和平、正义和安全世界的紧迫威胁。我们的安全系于他们的失败。

“在这个时候，像任何时候一样，我们要记住，我们最大的力量是团结；我们最大的危险是不和。”“自从俄国成为共产主义以来的27年中，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从来没有受到布尔什维克的严重威胁。但在希特勒疯狂地要奴役世界的两年中，我们作为自由人民的生存本身，却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在这关键时刻，罗斯福相信要慢慢加快步伐的方针。丘吉尔已讲了话，无疑罗斯福为他撑腰。但在采取援助苏联的公开行动以前，他想弄清苏联的实力，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他们到底能支持多久。关于这一问题，西方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无疑，希特勒进攻苏联，他入侵英国的打算现在可以认为是暂时推迟了，因为这么多的德国空军和这么多的德国陆军兵团，都投到东线去了。但是，希特勒对苏联的闪电战役到底能进行多久，一些短视的政治家们认为，少则三四周，多则七八周。据齐亚诺说，德国法西斯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估计是，“斯大林俄国定将在8周以内从地图上抹掉”。当然，罗斯福对法西斯的宣传是不予置信的。但是他首先需要了解的是苏联的实力和决心，其次才是他们需要什么和如何运交的问题。

7月11日（星期五）晚上，霍普金斯同罗斯福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作了一次长谈，总统在从《全国地理》杂志上撕下的一幅大西洋的小地图上画了一条线。罗斯福潦草地写了一份海底电报，指示怀南特大使通知“前海军人员”——丘吉尔，霍普金斯很快就要再同他在一起。第二天早晨，霍普金斯约定同西德尼·希尔曼共进早餐时商谈生产问题，午餐后同维克里海军将军商谈海运事宜，又跟伯恩斯将军商谈供应问题。星期天清早，他飞往蒙特利尔，随后到纽芬兰的甘德，然后再从那里乘一架租借法提供的B-24轰炸机前往苏格兰的普雷斯特韦奇。到达时尽管身体很不好，他还是马上到丘吉尔那里，讨论自从他们上次会晤以来出现的崭新局面。

当霍普金斯同丘吉尔会面时，在苏联的战争已经进入第四周，这显然已超过悲观主义者的最低期限。于是开始出现“极其微弱”的一线希望，苏联人也许会一直坚持到冬天。而丘吉尔正是从不放过一线希望的人。他主要关注的是，这么多的德国步兵师，如今正在得到实战经验，这又将使得他们日后变得更加难以对付。霍普金斯得出这样的推论，英国建议援助这件事，斯大林不十分在乎，从一开始他所关心的倒是同盟中的政治方面。尽管这样，在霍普金斯抵达伦敦的前几天，英苏两国已经签订了“联合行动协定”，该协定包含两项条款：

“第一，两国政府保证，在对希特勒德国作战期间，互相给予一切援助和支持；第二，互相保证，在这次战争中，除非经过双方同意，任何一方既不得谈判也不得签订停战协定或和约。两国政府取得谅解，日后还得用更明细的政治与军事协定来补充本协定。”

在伦敦期间，霍普金斯同丘吉尔详细讨论了召开大西洋会议的问题。这位总统

特使认为,由于对苏联战场的情况和前景没有真正地有所了解,大西洋会议的讨论,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将要陷于真空状态。十分明显,英国人和美国人双方当时所有的主要估计,都是以不充分的情报和推测作为根据的。既然当时对于战争各阶段的种种考虑,包括美国的生产和租借法在内,都取决于苏联能支持多久的问题,霍普金斯于是决定,他应当去一趟莫斯科,快去快回,设法从斯大林本人那里得到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答复。

霍普金斯问丘吉尔首相,有没有可能在一周内乘飞机往返莫斯科一趟。丘吉尔告诉他,皇家空军海防指挥部最近为 PBY(卡塔利纳型)飞机开辟了从苏格兰的因弗戈登,绕过挪威的北角,到达阿尔汉格尔的一条新的空中航线;在这条异常艰苦的航线上,已经作了几次飞行。丘吉尔也认为了解东线的真相很有价值,他还觉得斯大林可能赞成向美国总统的个人代表透露其中的某些部分,但他对于霍普金斯打算作这样长途冒险的旅行并不热心。可是霍普金斯对这个主意感到兴奋,7月25日星期五晚上,他给罗斯福发了个电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我有一种感觉,应当竭尽全力保证俄国人能保持一个持久的战线,哪怕他们将在最近的战役中遭到失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如有可以多少影响斯大林之处,我认为便值得由你通过一个私人代表去同他发生直接的联系。我想利害关系如此重大,这是应该做的。”

这位总统特使的建议,很快得到了罗斯福的同意。在这次奇特的突如其来的旅行中,霍普金斯所具有的权力,除了一本护照以外,就是当天接到的代理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发来的一份电报:

“总统请你于第一次见到斯大林时,即交给他以总统名义发出的如下信息:

“霍普金斯先生应我的请求,前来莫斯科,跟你个人并跟你可能指定的其他官员讨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我们如何才能够最迅速有效地使美国向正在对希特勒德国的背信弃义的侵略进行伟大抵抗的贵国所提供的援助,可以得到使用。我已经告诉你的大使乌曼斯基先生,美国政府将给你们以一切可能的援助,以便你们得到自己最急需的军火、军械及其他物资,这些在今后两个月内可以运到贵国,以供实际使用。我们即可与现在华盛顿的以戈利科夫将军为首的代表团,共同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细节。我觉得,霍普金斯先生现在对莫斯科的访问,对于我们美国这里弄清你们的最迫切的需要,以便能就简化交货手续,加快速度方面达成最切实可行的决定,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今年冬季,我们将有可能完成你们政府想要从我国得到的大量军事物资。因此,我认为两国政府当前应特别关注的,是今后三个月内可以达到俄国的物资这个问题。

“请给予霍普金斯先生以那种就像你亲自同我当面交谈时所感到的信任。你对他表示的意见,他会直接向我转达,他还会告诉我,你认为哪些是最紧迫的、我们可以给予帮助的各个问题。

“在结束之际，请允许我对俄国人民为捍卫其自由和俄国独立所表现的非凡的英雄气概，表达我们美国所有人的巨大钦佩。你们的人民和所有其他各国的人民反对希特勒侵略及其征服世界计划的胜利，对美国人民一直都是不断的鼓舞。”

霍普金斯的穿梭秘密外交，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注意。英国广播公司在向欧洲一切被占领国家，以及向德国和意大利的广播中，经常为霍普金斯的旅行大事宣传。他的无线电广播讲话被译成多种文字，除广播外还被印成千百万份小册子，由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指挥部予以散发。英国宣传专家煞费苦心来解释霍普金斯究竟是谁，并想方设法向人们传播他是庞大的美国远征军的先锋这一涵义。德国人在其对美国的宣传中充分利用霍普金斯，扬言他为了捍卫英国帝国主义和俄国共产主义，正在使他的国家陷于介入战争的处境，这种指责当然为孤立主义者所鼓噪响应。而戈培尔博士却把霍普金斯描绘为西方野蛮主义的工具，处心积虑要由华尔街来奴役欧洲，把欧洲古老的文化降低到好莱坞的水平。由于纳粹宣传中这样起劲地咒骂霍普金斯，结果更引起了莫斯科对他的重视。

果然，霍普金斯一抵达莫斯科就受到苏方的热烈欢迎。他写道：“我在俄国跟这么多人握手，这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好几次，我自己咧开嘴笑，自己问自己，我是在竞选？”劳伦斯·斯坦哈特大使把他接到美国大使馆，催他上床歇息，以解这几天在旅途跋涉之苦。但他身临莫斯科，兴奋得不能睡很久。他不愿浪费片刻时间，他要尽可能地把全部时间花在观察、谛听和吸收上。他现在处于海底电报的另一头，美国 and 英国政府都依靠这种电报来取得关于俄国这个大的未知数的报道。

霍普金斯来到莫斯科后，首先跟美国驻苏大使斯坦哈特进行了长谈。他谈到，他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要确定俄国的情况到底是否像美国陆军部所描绘的那样多灾多难，特别是像大使馆陆军武官伊凡·耶顿少校在海底电报中所表明的那样。斯坦哈特说，任何人哪怕稍有俄国历史知识，几乎都不会匆匆下这样的结论：德国人会轻而易举地取胜。当敌人突然对它采取攻势时，俄国军队可能显得无能，他们在拿破仑战争时也是如此；但是，当他们被号召去捍卫自己祖国的时候，他们却是极为出色的战士。“在莫斯科，任何局外人要想清楚地了解事情进展的真正情形，则是极端困难的。”这位美国大使说，他曾尝试同苏联当局打交道，都不断受到阻挠，因为普遍存在着对一切外国人的怀疑和由此造成的守口如瓶的状态。

然而，霍普金斯决心要多少打破一下这道怀疑的墙。当晚，他得到充分时间的休息，第二天同斯坦哈特乘车游览观光。下午6时半，大使带他到克里姆林宫去会见斯大林。苏联统帅热情地接见了这位美国特使，在谈完他对德国的一般看法之后说，在对希特勒的认识上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随后，斯大林就向霍普金斯全面地介绍了苏联战场的情况。

斯大林说，战争爆发时德国在苏联西线的军队共有175个师，自那时到现在已增

加到 232 个师。他相信德国能够动员 300 个师。

苏联首脑说,战争爆发时,苏联有 180 个师,不过其中许多师远在作战前线的后方,不能迅速予以动员,因此当德国人打来时,未能充分进行抵抗。现在苏联在前线师的数目已达 240 个,另有 20 个作为后备。至今约有 1/3 的部队还没有处于炮火之下。

斯大林说,他能够动员 350 个师,到 1942 年 5 月春季战役开始时,他就将有许多师处于武装备战的状态。他渴望有尽可能多的师同敌人交锋,因为这样的部队将懂得德国人是可以被消灭的,并不是什么超人。这将给他的师以信心,如同飞行员在第一次空中战斗后所得到的那样。斯大林强调,“在战争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代替实地作战”,而且他希望有尽可能多的经过锻炼的部队,以便参加明年春季到来的大战役。他说,德国部队似乎感到疲劳,他们俘虏到的德国军官和士兵曾表示,他们“对战争感到厌恶”。

苏联首脑相信,德国低估了苏联军队的实力,而且他们现在在整个战线上没有足够的部队既能进行成功的进攻战,又能同时守卫他们漫长的交通线。他反复强调德国人为了这种目的势必需要大量的兵员,并且相信德国人终于不得不转入守势。在过去 10 天里,他的军队所受的压力已经缓和了许多,他所能举出的唯一理由是,他认为德国人已不能为他们的机械化师和空军提供充足的燃料。他强调德国军队把大量燃料运往前方时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并且相信这些困难还将与日俱增。他不认为这是由于德国的燃料有任何缺乏,而是由于运输困难,没有好的道路,特别是由于苏联人给德国人的交通线以有效的干扰。

斯大林说,战争不过刚刚进行了六周,他的部队在前线已经逐步展开,在同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苏联军队面临的是突然袭击,他自己原以为希特勒不会这样快动手,但他还是采取种种可能的预防措施动员他的军队。由于希特勒没有向苏联提出任何要求,所以他们被迫组织一个防御的战线。现在苏联正在许多地点进行反攻,明年春天将有更大的战斗。

关于德苏双方坦克和空军力量的对比,斯大林说,战争爆发时德国有 3 万辆坦克,苏联有 2.4 万辆坦克和 60 个坦克师,每师约有 350 辆至 400 辆坦克。苏联的每一个步兵师还拥有 50 辆坦克。他相信他的最大的坦克比德国的要好,其优越性在迄今为止的战争中已不断显示出来。坦克消耗很大,现在正加紧生产,估计每月能生产 1000 多辆,其中大中型和轻型的各占一半。

德国在前线的飞机比苏联的多,但德国许多飞机的质量并不是第一流的,驾驶这些飞机的飞行员没有经过长期的训练。苏联现在能使用的飞机约有 1 万架。目前它的飞机生产量每月总共 1800 架,到元旦时每月可增加到 2500 架,其中 60% 为战斗机,40% 为轰炸机。斯大林说,德国人所扬言的苏联空战损失等等都是荒唐的。起先,苏联人损失的飞机多于德国,他认为,目前优势已颠倒过来。

斯大林一再说，他并不低估德国的军队。他说，他们的组织极好。而且他相信，他们储备有大量的粮食、士兵、物资和燃料。他认为英国人有一个弱点，便是低估了他们的敌人；他无意重蹈覆辙。因此，斯大林认为，就兵员、物资、粮食和燃料来说，德国军队有能力在苏联进行冬季战役。不过他认为，到9月1日以后，德国人要想发动许多进攻性的战役将是很困难的，因为那时就要开始下大雨，而到10月1日以后，由于地面很坏，他们将不得不转入守势。他表示有很大信心，在冬季月份里，战线将停留在莫斯科、基辅和彼得格勒的前面，或许不会离开现在战线100千米以外。他认为此刻对苏联军队十分有利的一点是，德国人“十分疲劳”，而且无心发动一次攻势。他认识到德国仍然能够再调来40个师，从而使整个苏联战线的德军兵力达到275个师，不过在严冬来临以前，那些师大概还不能到达目的地。

斯大林谈完军事形势之后，向霍普金斯表示说，他非常感谢罗斯福总统对他们同希特勒作战所表示的关怀。他说，他愿意给总统如下的个人信息；这一讯息他本想用书面发出，但认为还是由特使向总统传达更好。

斯大林说，广大被压迫人民痛恨希特勒及其政府的不道德手段，从这里就看出了希特勒最大的弱点之所在。他相信，这些人民以及其他迄今未被征服的民族中的无数人民，唯有从美国那里才能够得到他们为抵抗希特勒所需要的鼓舞与道义力量。他认为，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政府对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与此相反，他认为，德国军队和德国人民的士气已很低沉，而且如果宣告美国即将参加反希特勒战争，他们的士气就会低落不堪。

斯大林说，他相信苏美终归难免在某一战场上同希特勒搏斗一番。不过他认为，这场战争将是艰苦的，大概也是长期的。最后，他要求霍普金斯告诉罗斯福总统，尽管他有信心，苏联军队能够顶得住德国军队，但到来年春天，供应问题将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他需要朋友的帮助。

这是霍普金斯在这次短暂旅行中同斯大林最后一次会见的情形。在两天里，他所获得的关于苏联实力和前途的情报，比他们准许给予任何外人的都多得多。斯大林的确把总统的要求放在心上，因而给霍普金斯以完全的信任。霍普金斯在离开克里姆林宫时，就他这一方面来说，也是怀有这样深刻信心的，即斯大林自己或通过任何别人都不是说话不负责任的。这确实是英美和苏联战时关系的转折点。英美所有的估计不再以“俄国大概快要一蹶不振”作为依据了，他们不再作悲观预测，而树立了对苏联的信心。尤其是对特使本人，斯大林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后来，在《美利坚杂志》上，霍普金斯谈到斯大林时，这样写道：

“他说话绝不重复。他开口说话，因为他知道他的部队正在开枪射击——打得准，打得狠。他用几句讲得很快的俄国话来欢迎我。他同我握手时，短促、坚定而有礼貌。他热情地微笑着。没有一句话、一种姿势、一种格调是多余的。真像是在对着

一个完全协调的机器——一部有才智的机器——说话。约瑟夫·斯大林知道他要的是什么,知道俄国要的是什么,而且他假定你也一样知道。在第二次会见时,我们几乎谈了4个钟头。斯大林问的问题明确、简要、直率……他的答复是现成的,不含糊的,好像这个人已经准备好了许多年,一下子便脱口而出。”

“如果他始终像我所听到的那样说话,那么他一个音节也不浪费。倘若他想要把一个出其不意的回答或突如其来的问题变得温和一些,他设法来一个迅速的、临机应变的微笑——这种微笑可以是冷漠的但又是友好的,严肃的但又是热情的。他不奉承你。他似乎没有任何疑问。他向你保证,俄国肯定能够顶住德国军队的猛攻。”

“当他站起来望着我离开时,谁也忘不了这个俄国独裁者的形象——严肃、坚决、满脸皱纹的容貌,他穿着紧贴合身的短外衣和结实而宽松下垂的裤子,脚穿一双镜子一般闪亮发光的靴子。他没有佩带文武官员的任何勋章。他身躯硕大,敦敦实实地站稳脚跟,大有橄榄球教练员所一心向往的擒抱手的模样。他双手巨大,像他的意志一样坚定有力。”

为了能同斯大林几次会晤,霍普金斯十分高兴。他对于苏联人抵抗力量的信心,主要是从斯大林提出要求的性质本身得来的。他的要求证明,他正是从长期的基础来考虑这场战争的。假使一个人担心失败迫在眉睫,他绝不会在要求清单中把铝摆在这么重要的地位。正是因为这样,后来每当驻莫斯科的军事观察员们用海底电报发来悲观的报告时。霍普金斯便表现出极端的恼怒,因为他们的依据只能是受偏见影响而歪曲了的瞎猜罢了。在随后的几个年头,霍普金斯是一个真诚的甚至无所忌惮的苏联的朋友,他对苏联为赢得这场战争所作的巨大贡献表示十分佩服。对那些“时常在床底下寻找有没有共产党人的疑神疑鬼的美国人”,他除了轻视而外,没有别的。

霍普金斯在莫斯科紧张奔波一周后,于8月1日乘军用飞机转道伦敦回国。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差错,他随身所带的一种救急药品丢在莫斯科,在返航飞行中,他病得很厉害。由于顶头风,飞行十分艰难,霍普金斯忍受了难以言状痛苦。机组负责人麦金利空军上尉在关于执行这次任务报告的最后提到:

“当霍普金斯挥手道别时,我们不禁感到,很少有人能够受得了他自7月28日因弗科登同我们相见以来所忍受的一切。在向奥班返航以前,我们在上空盘旋一阵,瞧见一只汽艇笨重地在港口蜿蜒前进,我们不知道那个病得够呛的人,可曾获得一些休息。他对于别人的服务能够给予正确的评价,自己又是表现得难以置信的勇敢和坚定。他是无比忠于自己职务的典范。”

8月2日,这离霍普金斯请求准许他去莫斯科的那一天,正好是一周时间,而一周后,他又和罗斯福在大西洋会议上重逢了。正是:一只雄鹰,探访苏京;克服万险,荣立特功。欲知大西洋会议情况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一章 大西洋会议

两双巨手紧相握,远渡重洋逐碧波;
激情电流传全身,双方会谈结硕果。

1941年8月9日至12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分别乘军舰秘密地在纽芬兰的阿金夏半岛洋面上举行了第一次会晤。这次会晤,是在美国还没有卷入战争的情况下,罗斯福以美国总统的身份,第一次远离本土,与正在进行生死搏斗的英国领导人,就战争问题进行商量的一次有特殊意义的事件。

丘吉尔乘“威尔士亲王”号到达,随行的有他的参谋长庞德海军上将和迪尔上将。丘吉尔把伊斯梅上将留在国内主持军务。随首相来的还有外交部常务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空军副参谋长威尔弗雷德·弗里曼中将、彻韦尔教授,以及秘书和三军的许多参谋人员。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也搭乘此船,陪同英国首相前去赴会。

在离开联合王国之前,丘吉尔曾通知所有自治领的总理说,他即将前往会晤美国总统。这种通报不仅仅是例行礼节的事。丘吉尔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有可能达成某种重大的协议,而这将需要各自自治领的批准。丘吉尔所希望的协议并不是大西洋宪章,而是制定抵抗日本进一步侵略的共同政策。丘吉尔告诉这些总理,在这些战争年头,他同罗斯福有亲密的信札往来,也跟他在电话中谈过话,但还未会过面。当时罗斯福在英国几乎成为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对于瓦砾遍地的街衢上的老百姓来说,他被简单地和亲热地称为“我们最好的朋友”。丘吉尔比他的同僚和大多数同胞更清楚地知道和了解美国,对于罗斯福战胜孤立主义和打破不许连任第三届总统这种神圣传统的成就,更是不胜钦佩。

当“威尔士亲王”号驶近纽芬兰的会晤地点时,船上顿时忙碌起来,对预期要举行的礼仪反复进行排练,弥漫着一种节日前夕的欢乐气氛。霍普金斯穿着睡衣走到舰桥,瞭望一下纽芬兰,差不多四周以前,他曾在那里搭乘一架轰炸机起飞,而此时夏天白茫茫的雾遮住了视野。太阳正挣扎着要穿出海面。片刻,在浓雾中涌现出几艘壮观的新型美国驱逐舰的轮廓,然后就是“奥古斯塔”号巡洋舰了。原来是罗斯福总统

率领军政要员迎接丘吉尔首相来了。

美国总统站在舰桥上,极目遥望弯向海湾出口处的岬尖,英国舰船仍然没有进入视野。他转过身来和背后的随员闲谈。代理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是唯一不穿军服的人。斯塔克海军上将和大西洋舰队总司令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也在场。阿诺德空军上将和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正在跟总统军事助理沃森将军亲切交谈。埃利奥特·罗斯福穿着簇新的空军上尉制服,充当他爸爸的随从军官。

“啊,船!”船头上一位年轻的海军战士高喊起来。

富兰克林·罗斯福看到一艘驱逐舰的黑色尖形船头经过岬尖,后面跟着另外五艘驱逐舰,有的挂着星条旗,有的则是加拿大军旗。然后出现了一个更笨重的庞然大物,那是一艘涂着锯齿形杂色伪装的巨型军舰,船尾上飘扬着一面炫目的军旗——英国皇家海军旗。

“把双筒望远镜递给我,埃利奥特。”总统说。然后,他把望远镜对准英国军舰“威尔士亲王”号的舰桥,几乎就立刻认出那熟悉的笨大体形,除了丘吉尔之外不可能是别人。站在他旁边的是身材瘦弱的哈里·霍普金斯。

英国军舰缓慢地从美国舰只列队中穿过。“奥古斯塔”号的后甲板上,军乐队指挥举起了指挥棒。

“扶我起来!”总统命令说。

埃利奥特扶他站起身来。麦金太尔医生俯身为他扣紧支架。当“威尔士亲王”号驶来时,总统脱下帽子,立正致敬。他清楚地看到丘吉尔在英国军舰的舰桥上行礼。“奥古斯塔”号的乐队奏着《上帝保佑吾王》,随风飘过来的是《星条旗》的乐声。接着英国船行驶过去,转向一个没有旗子标志的浮标。它到达那里后,寂静的海面上响起了下锚时链条的隆隆响声。

11 时正,海军上将的汽艇驶离“威尔士亲王”号,总统站在“奥古斯塔”号的舷梯上等候着。汽艇到达船边。在汽笛的尖鸣声和海军仪仗队举枪致敬的碰击声中,穿着褐色海军制服的丘吉尔走上船梯。

首相显得古板、粗率而有力。他停下脚步,礼貌地朝后甲板致敬。然后像一个逗人喜爱的“如来佛”一样,笑咪咪地伸出双手走上前去。

“终于见到您了,总统先生!”

“在船上和您相会,我很高兴,丘吉尔先生。”罗斯福回答。

他们的手紧紧握到了一起。激情犹如强大电流传遍了他们的身体。对他们两人来说,这次会晤象征着他们梦寐以求、努力争取并最终实现的目标。他们的相见,体现着英国和美国携起手来了。

霍普金斯从“威尔士亲王”号被转移到了“奥古斯塔”号。总统的海军侍从副官约翰·比尔德尔上校上了“威尔士亲王”号,转达了总统关于正式会议和社交活动的初

步考虑。总统将在当晚设宴款待首相及其一行。霍普金斯给丘吉尔写了一封信：

“我刚同总统谈过，他很想在今天晚餐后邀请其余的人员留下，请你非正式地对他们谈谈你对于这场战争的总的评价，同时对那些在场的人，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想总共会有 25 人。”

霍普金斯所以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他想让总统及其一行听听丘吉尔茶余酒后对战争形势作一分析。出席这次晚宴的，美国方面有罗斯福、韦尔斯、斯塔克、马歇尔、金·阿诺德、霍普金斯和哈里曼；英国方面有丘吉尔、卡多根、庞德、迪尔、弗里曼和彻韦尔。宴会气氛十分热烈，宾主边吃边谈。谈话的两个主题是：日益增长的日本侵略威胁，这是英国人尤为关注的；拟议中的五点联合宣言，后来成为八点的大西洋宪章。当然，霍普金斯所谈的苏联情况，引起与会者巨大兴趣。他们认为，希特勒进攻苏联，对抗德战争具有重要意义，但这样一来日本在满洲侧翼所受的威胁就减少了，而日本在其他方向进一步采取行动的危險更增多了。

在当天晚上的讨论中，双方严重地关注到日本以及它向东印度群岛和马来亚进逼的形势。丘吉尔和罗斯福认为，绝不能让日本人越过法属印度支那的金兰湾以南，但仍得尽一切努力推迟战争的爆发。

“你说我们能争取到多长时间？”丘吉尔问。

“我想还能把日本拖上几个月。”罗斯福回答说。接着丘吉尔强烈要求美国立即对德宣战，罗斯福认为美国人民思想准备还不足。

翌日是星期日，再次举行盛大的象征性仪式。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威尔士亲王”号上一起做礼拜。罗斯福总统乘美国驱逐舰“麦克杜格尔”号前来参加。他念的经文是从《约书亚记》第一章里摘下来的：“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胆壮。”总统坐在英国军舰洒满阳光的后甲板上，发现自己的头脑在不停地思索这一场面的重大意义——两个以航海为业的伟大民族在这里融为一体；这些对上帝和人类自由权利怀有共同信念的人们，在宗教信仰和战斗中表现出这样的同心同德。

“啊，上帝，愿你在战争的日子里坚定我们的意志，”牧师祈祷说，“增强我们的决心：我们不是和人们为敌，而是反对奴役人们灵魂的黑暗势力，我们将战斗不息，直到一切敌对行为和压迫都被消灭干净，世界各国人民从恐惧中获得解放，作为上帝的孩子互相服务。”

祈祷首先为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其次为他们的大臣们、海军将领们、陆军将领们和空军将领们，然后为被侵略各国、伤病员们、俘虏们、被迫离乡背井与无家可归的人们、丧失亲人的人们。而且还祷告：“但愿我们能从仇恨、痛苦和各种复仇精神中保存下来！”

祈祷之后，接着响起了千百个青年人的歌声，他们百感交集地唱着罗斯福亲自为

这一天选定的一首水兵赞美诗：

永恒上帝，万能的救世主，
汹涌的波涛已被你制服。
你挥动巨臂，力挽狂澜，
深邃的大海被迫就范。
啊，人们在海上遇难，
请倾听我们的呼唤。

总统心潮起伏，竭力抑制住刺眼的泪水。他情不自禁地向丘吉尔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这位坚强的英国捍卫者正在偷偷地擦眼泪。

霍普金斯从苏联带来的是好消息。斯大林向西方盟国打开了他的“神秘账本”，把坦克、枪炮、飞机和兵员的数字交了底。这些数字远远超出任何人的猜测。斯大林斩钉截铁地说：“德国人今年拿不下莫斯科，我们有信心坚持到最后胜利！”

“我相信他的话。”霍普金斯说。

参谋人员的会议在继续进行。韦尔斯和卡多根，正在该舰的另一处，就英国政府所起草的文件《致日本政府的平行的信件》进行会谈。准备从华盛顿、伦敦、阿姆斯特丹分别发往东京的文电如下：

“日本在西南太平洋任何进一步的侵犯都将造成迫使美国——英国——荷兰政府采取反措施的一种局势，即使这些反措施可能导致美国——英国——荷兰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倘若任何第三国由于这些反措施或对这些反措施给以支持而竟成为日本侵略的对象，美国政府——英国政府——荷兰政府，将给予该第三国一切可能的援助。”

在这次会谈的正式记录中，韦尔斯写道：“正当我陪同总统离开该舰回到他的旗舰时，丘吉尔先生对我说，他同样把这些文件的副本给了总统。他给我的印象是，他相信，由他起草的关于日本的这一宣言，据他看来，有着无比的重要性，而且他认为，除非美国发出这样毫不含糊的防止日本进一步向南扩张的宣言，不然就没有多少希望可言；如果日本进一步扩张，要想避免不列颠和日本之间的战争，看来是毫无希望的。他特别强调指出，如果大不列颠和日本竟然爆发战争，除非美国自己参战，不然日本马上就可以通过使用大量的巡洋舰来俘获或摧毁印度洋和太平洋上英国所有的商船，并切断不列颠自治领和不列颠诸岛之间的生命线。他向我呼吁说，由美国、大不列颠、各自自治领、荷兰，还可能有苏联参加的这种性质的宣言，肯定会遏制日本。如果不这样做，那么给英国政府的打击，可能是决定性的。”这就是英国丘吉尔政府的观点的最明白的一种陈述。

罗斯福做出的唯一许诺是，他回到华盛顿时将与日本大使野村见面；并已向国务卿赫尔发出电报，让他安排这一会见。8月17日美国政府对野村发出如下的警告：

“本政府现在感到有必要向日本政府表示，日本政府如果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步

骤，以武力推行其对邻国的军事统治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政策或计划，美国政府势将被迫立即采取它所认为的任何和一切必要的步骤，以保障美国和美国侨民的合法权利与利益，并确保美国的安全与安宁。”

这除了表明美国决意重申它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将照顾自己的利益以外，确实并不说明其他问题。丘吉尔无疑希望能有比这远为强有力的东西。萨姆纳·韦尔斯的记录表明，罗斯福一度考虑过采取一种更坚决的立场，但结果却是，他很快让步，采取了介乎强硬路线和温和路线之间的稳妥的中间道路。拟议中的英——美——荷对日本的平行警告，从未见诸实行，而自那以后，丘吉尔采取的立场是，一旦日本采取进一步的暴力行动而罗斯福又公布了他的政策之后，英国将紧步美国的后尘。

在美国新闻界和罗斯福的全体阁僚中，有很多拥护强硬政策的人。当罗斯福回到华盛顿召开第一次内阁会议之后，副总统华莱士曾致函总统，要求采取坚决立场。他说：“姑息或部分姑息的立场，肯定会带来恶果，这不仅从长远看对日本是这样，就是对欧洲局势也是一样。如果我们采取强硬的立场，整个轴心国家将会予以注意，而且美国人民在心理上也将大为振奋。”他深信，“采取这样的政策，定会结出丰硕的果实，而任何软弱、退让或姑息的表示，都将为日本和轴心国家所误解，都将使我们直接或间接地付出千百万个小时的劳力，忍受巨大的痛苦。”

在大西洋会议期间，罗斯福和丘吉尔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讨论，其中有一次特别机密。

“你们的人在核裂变方面，干了些什么没有？”罗斯福见只有丘吉尔和霍普金斯两人在场，便问道。

“干了不少，”丘吉尔回答。“把彻韦尔教授请来！”

彻韦尔教授叙述了英国科学家们在约翰·安德森爵士领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研究成果和美国科学家所获得的结果极为相似。在某些方面，英国人已走在美国的前头。

“这东西可能厉害得不得了。”罗斯福指出，“我们最好联合起来干，抢在纳粹分子的前面。”

“非常正确。”丘吉尔说。于是立即达成一项互通一切情报的协议。

在最后一天，8月12日，他们在“奥古斯塔”号正方形大船舱内起草大西洋宪章。船舱的墙壁和舷窗都沉浸在大西洋的浓雾之中。在场的除了丘吉尔和罗斯福之外，还有具体草拟初稿的韦尔斯和卡多根、哈里·霍普金斯以及刚从英国飞来的比弗布鲁克勋爵。

总统用洪亮动听的声音慢条斯理地朗读着：“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英王陛下政府的首相丘吉尔先生，认为有必要……”

“总统先生，”丘吉尔插话说，“我们是否应该说：‘会晤之后认为有必要’？”

“温斯顿，很好。”罗斯福大声说，“就这么说……‘会晤之后认为有必要’宣布两国的若干共同原则，他们希望根据这些原则改善世界的未来局势。”

他们就这样逐字逐句地写着,有时意见一致,有时激烈地争辩,好似一个雕塑家费力地把粗糙的花岗石雕琢成一块纪念碑那样,一点一点地使这个伟大的文件成形。它的精髓就是确保世界各国人民的四大自由。

会议行将结束时,美英两国领导人发表了共同起草的联合宣言——《大西洋宪章》。声称“两国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赞同摧毁德国纳粹暴政和解除侵略国家的武装等。”《大西洋宪章》包括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免于匮乏和恐惧的自由。美、英两国希冀世界各国对其所必需的各种原料享有经济上的平等待遇,并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实现公平的劳动标准、社会保障和公海航行自由,废止使用武力,裁减侵略国家的军备等。这个宣言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和发展,对反抗纳粹暴政斗争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8月12日,英美两国领导人分手时,在“奥古斯塔”号的甲板上,丘吉尔热烈地握着罗斯福的手,然后匆忙走下舷梯,上了汽艇。在他兴高采烈的情绪中,夹杂着一阵惜别的隐痛。当丘吉尔乘“威尔士亲王”号离开阿金夏的时候,美国驱逐舰队把他的舰只一直护送到冰岛。他在冰岛稍事逗留,进行了视察。驱逐舰队中,有一艘是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正在服役的舰只,他是海军少尉。后来丘吉尔在一次广播中谈到:“就这样,我们乘风破浪,越洋返航,精神为之振奋,决心为之增强。正在给冰岛美国海军陆战队送文件的几艘美国驱逐舰,恰好与我们走的是同一航线,因此我们在海上成为旅行良伴。”丘吉尔意味深长地提到美国驱逐舰“恰好与我们走的是同一航线”这句话,是包含着更深的一层意思的。

大西洋会议之后,护航行动进一步扩大,大西洋上的射击战连续发生。1941年9月4日,德国潜艇攻击美国驱逐舰“格里尔”号。这是美国军舰第一次遭到德国潜艇的攻击。那天,这艘驱逐舰尾随一艘德国潜艇达数小时之久,同时将该艇所在的方位电告英国护航队。潜艇终于掉头对准来舰,发射了两枚鱼雷,均未命中。鉴于这次袭击以及其他袭击事件,罗斯福乃下令“遇敌即歼”。他谴责前几周中两艘美国商船被击沉,并说对“格里尔”号的袭击是“海盗行为”。

为了抓住这一事件,在国民中深入进行思想发动,罗斯福特意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用打比喻的方式说:“如果不理会这种攻击,就如同一个当父亲的,当他的孩子在去上学的路上,遭到埋伏在树丛中歹徒的射击,尽管没有打中,他却不闻不问一样。”他说应该去“搜寻这些树丛,抓住歹徒,把他消灭掉”。9月11日,总统下令对“大西洋上的响尾蛇”“看见了就打”。他说,“在响尾蛇摆开架势要咬你的时候,你不会等它咬了你才把它踩死。”“是时候了,全体美国人,整个南北美洲的美洲人,都应该丢掉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南北美洲竟能够在纳粹支配的世界之中幸福而和平地生存下去!”

从此,美国与纳粹德国双方斗争的弓弦愈拉愈紧,几乎已到了一触即发之势。1941年9月19日,在巴拿马注册的美国商船“平克斯塔”号在冰岛西南被击沉,罗斯福就在10月9日向国会要求修改1939年的中立法,要求武装商船,恢复美船开赴作战区域的贸易权。正当国会内辩论进行得难解难分之际,10月17日,美国驱逐舰“基尔尼”号又在冰岛西南被击伤,死11人。三天后,美驱逐舰“卢本·詹姆斯”号被击沉,死96人。“我们希望避免交火,”总统向全国宣布,“但还是交了火。谁先发第一枪,历史已记录在案。”美国决心对北大西洋海域的运输货船给予保护,纵使它所宣布的安全区界已伸展到贴近德国人说的“作战区”的水域,也在所不顾。罗斯福命令对北美到冰岛航线上的船只进行全面护航,美国海军随时准备采取行动!

希特勒原本以潜艇战对美国国会施加压力,可是结果适得其反。11月7日参议院以50票对37票、众议院于11月13日以212票对194票通过再次修改中立法,取消禁止武装商船和关于美船不得进入战区和交战国港口的规定。从此,美国和德国在大西洋开始了未经宣战的战争。

正当罗斯福忙于处理海上冲突时,他的母亲萨拉老夫人的身体愈来愈衰弱了。9月5日记者招待会开过之后,总统就驱车前往海德公园去探望87岁的母亲。老人看到身有残疾而又疲惫的儿子回来了,强打起精神,但在9月6日晚上,她的心脏病突然发作,第二天没有苏醒过来就死去了。罗斯福对于母亲的去世十分悲痛。萨拉·罗斯福被安葬在圣詹姆斯教堂的家族墓地,旁边葬着的是她41年前去世的丈夫。总统在没有特工人员陪同的情况下露面,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当送殡队伍快到墓地的时候,特工队队长迈克·赖利对罗斯福的儿子说:“吉米,你照顾他一下,那里不是我们管的地方。”9月11日,罗斯福回到白宫,衣袖上戴着黑纱,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他号召全国人民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为了保卫国家,随时作好打仗的准备。

从1939年修改中立法,到1941年再次修改中立法,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先是美国卖武器,让英国自己打;接着是美国“租借”武器,还是要英国自己打;第三阶段是美国出动军舰,开始用美国船装运美国武器让英国去打。总之,美国与亲自参战始终保持一定距离。

美国传记作家内森·米勒说:“罗斯福同林肯1861年的做法一样,为使全国团结一致支持他的领导,不得不施展手法使他的对手开第一枪。这些因素可能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总统在1941年秋仍犹豫不决。相对来说,他没有权力左右事态的发展,因此他无能为力,只好等待希特勒采取一些戏剧性挑衅行动,使美国人民团结起来。”但是,正当美国准备在大西洋作战的时候,奸诈狡猾的日本法西斯强盗,在“和谈”的掩护下,突然向美国这个庞然大物刺了一刀。正是:绥靖政策结恶果,日本偷袭降大祸。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二章 在“和谈”掩护下

和谈掩护调兵忙，远途奔袭珍珠港；

处心积虑施诡计，美国海军要遭殃。

1941年7月，日本开始向南亚发动攻势，占领了印度支那，其中包括在金兰湾的重要港口，它距新加坡只有750英里（1英里约等于1.61千米）。华盛顿认为，日本的挺进是最终向菲律宾、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发动进攻的序幕。

7月24日，日本大使野村吉三郎海军上将被召到白宫，罗斯福总统向日本发出严厉警告。当时在他身旁一边是在赫尔生病期间代理国务卿的韦尔斯，一边是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罗斯福断言，如果日本试图夺取东印度群岛的石油，荷兰人就会抵抗，英国人就会对他们进行援助；“鉴于我们自己援助英国的政策，结果立即会出现一种极为严重的局势。”如果日本从印度支那撤军，那个地区将实现中立，并可以保证日本人自由地购买该地区的大米和原料。罗斯福对日本人接受这项建议不抱什么希望，但认为这是“为避免日本向南太平洋扩张再次做出的一种努力。”

过了两天，由于没有得到东京的任何答复，罗斯福总统对日本的经济进行了致命的打击。他下达命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大约1.31亿美元的财产，从而结束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其中包括日本所需石油80%依赖进口的石油贸易。然而，罗斯福并不想勒死日本。事过不久，华盛顿表示，对不适合提炼航空汽油的低辛烷石油产品，将颁发出口许可证。内政部长伊克斯说，总统担心彻底实行禁运会促使日本入侵东印度群岛，“因此仍然不愿意把绞索勒紧。他认为，最好是不时地猛拉一下绞索”。在美国实行禁运之后，英国人和荷兰人也紧接着拒绝向日本出售石油。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这一行动是西方国家包围日本帝国的最后一步。

东条英机10月23日召开军政要员联络会议，集中讨论了有关日本与美国谈判的问题和同美国开战的前景问题。为了缓和同美国的关系，东乡外相主张最好从中国部分撤兵，但却遭到军方的强烈反对。会议争持不下，东条随即提出三种方案让大家